

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

——第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暨第二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论文集



赣南师范学院
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

2011年10月

中国·赣州

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

——第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暨第二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论文集

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

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

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11年10月

目 录

论坛绿皮书

族群迁徙与文化离散研究的来龙去脉	刘冰清 石 甜 徐杰舜 韦小鹏 1
族群认同的人类学研究	周建新 柴 可 14

会议文件

李亦园先生贺信	李亦园 34
乔 健先生贺信：“人类学高级论坛”十年有成，再接再厉	乔 健 35

主题讲演

关于客家移民与文化认同的若干思考	谢重光 36
台湾客家饮食变迁的文化离散与融和	范增平 45
移动正义：客家政治文化结构中的核心价值	彭兆荣 54
多民族国家的人类学——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选择	徐新建 61
迁徙与离散	范 可 68
跨国领养与跨文化的“家”	范 可 76
适应性、族群迁徙与现代的文化认同	赵旭东 85
在迁徙中实现新的文化认同——以广府人的形成为例	徐杰舜 徐桂兰 94
迁徙与认同：卡力岗人的族群演变与认同研究	刘夏蓓 113
从东干族反观回族的文化认同	丁 宏 119
地域、历史与文化认同：满族经验	关 凯 125
迁徙于历史与想象之中——一个普米族村落的迁徙史与身份认同	郑向春 133
柏林中国移民调查与研究	周大鸣 141
中国新移民与跨国小社会实践	宋 平 150
族群间主客互动与旅游目的地社区发展	孙九霞 160

青年论坛

边界仪式“枪锅庄”：嘉绒地区战争性迁徙与社群整合的个案考察	李 菲 165
作为展演的认同：边缘场域与族群表征	熊 讯 174
宗族离散与重构：清代“迁界”前后温州沿海地区族群迁徙与认同状况研究	林敏霞 184
萎缩与坚守：客家话传承的文化认同变迁	杨丽娟 192

从“流民”到“客家”：客家族群意识的兴起与变化	温春香 20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汉人移民的身份认同	朱志燕 209
军事迁徙与族群认同——对屯堡人与喇叭人的初步比较	吕燕平 226

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

祖地之神 乡民之皈——从“汪公”信仰观屯堡人的族群认同及文化逻辑.....	张定贵 234
客家人与苗族等族群“二次葬”的比较研究	刘 芳 244
移民族群文化认同的场景性与开放性：以景宁敕木山区“六保”畲族移民社区汤夫人崇拜为例....	王 道 254
另类的族群迁徙与文化迁移：明末清初农民武装南下与北戏南传	刘红娟 263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以开封犹太人后裔为例	郇冬萍 276
族群认同与构建——以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为例	刘秋芝 283
文化认同与乡村制序：以南岭走廊瑶族乡村为中心的考察	李晓明 288

客家人的迁徙与文化离散

客家文化與戲劇在台灣	段馨君 292
打哪叭溪谷地客家文化區域的墾建經營	潘朝阳 297
两岸客家书写与客家文学发展之研究	刘焕云 306
臺灣清領時期客家移墾有成之類型研究——以张达京、胡焯猷、姜秀峦为例.....	邱荣裕 320
东南亚客家山歌的传承发展及其动因	陈菊芬 328
客家女性的生命意识及其文化认同：以台湾客籍女诗人杜潘芳格、利玉芳的创作为例...	樊洛平 337
从“湖广填四川”到西部大开发：成都客家人的文化认同与变迁	郭一丹 345
論兩岸客家民居文化與客家發展	黄玫瑄 邱荣举 353
客家特性形成过程之研究——兼论中华民国初期著名军政人物的家族世系问题.....	濂川昌久 359
张公、赖公信仰研究——以赣南为考察重点	罗勇、凌焰 377
臺灣客家宗祠與客家發展：以新竹縣新埔鎮為例	刘碧蓉 392
论清咸丰同治年间广州府东路的土客共存——以增城为中心	刘丽川 403
论客家山歌的保护和开发	廖小凤 416
族群互动视野下清初东山客家社会的文献与田野考察	苏东来 422
“闽客械斗”的因果分析及其对台湾客家族群的心理影响	汤韵旋 430
创造“认同”的学术根源：关于民族大调查的研究	魏志龙 436
逃离与攀附：从“文化界定历史”论畲族与客家的形成和“土客”之争.....	王天鹏 440
历史名人与地域文化建构——以孙中山与河源“客家古邑”文化为例.....	吴良生 446
《中国评论》中关于客家的论述及其影响	夏远鸣 450

客家山歌的文化阐释 杨宏海 450

文化全球化与现代客家的文化认同——兼论宁化石壁客家祖地的建构及其意义..... 余达忠 459

要加强客家海外拓殖史研究：兼论叶亚来是巫华共同拥有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张卫东 466

从民间文学看客家村落文化生态的和谐统一 钟俊昆 473

明中叶闽粤赣边的人口流动与“客家”名称的出现 周雪香 478

论灵性资本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粤东客家族群基督教信仰的实证研究..... 周云水 486

浅议儒家孝悌文化在赣闽粤边区的传播及其对客家族群的影响 邹春生 495

申遗：全球化语境中民间小戏的经营策略——以广东河源紫金县客家花朝戏为例... 郑紫苑 503

韩国三国时代风水的认识与接纳 金惠贞 511

韩国人对陈璘的回忆机制：神宗皇帝八赐品 文智成 金大源 526

其他

曹大明：宜昌车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的建构及其社会变迁研究

陈心林：从族群到民族：地方认同与国家分类的博弈与互惠

鄂崇荣：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试谈土族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傅安辉：论族群的原生性文化

郭宸利：多族群杂居与文化认同——基于拉祜族苦聪族群的文化涵化现象探讨

黄 瑜：身体实践与族群认同——广西融水苗汉“春社”节俗比较研究

黄中祥：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铁尔麦奇

李红香：仪式与功能——湘南古镇元宵节“倒灯”仪式的人类学解读

李 鹏：“姊妹”并不平等——基于一个东北农村女基督教徒的研究

龙泽江：汉苗边界：从家谱看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宗族建构与国家认同

吕书宝：视角腾挪：广西客家民俗与文学

邱立汉：弘扬客家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唐玲萍：旅游者对民俗旅游产品本真性的感知的实证研究：以新平大沐浴花腰傣民族文化村为例

王保键：中产阶级与社会运动：台湾客家运动经验

韦浩明：水资源构建区域共生族群的文化认同——以南岭走廊中段的老虎冲河为例

吴声君：清水江林业变迁与文化认同

许智银：秦汉时期越人的族群分布与文化认同

杨 晶：游牧迁徙对蒙古族审美文化的影响及传播

叶建芳：从丧葬仪式透视布努瑶社会关系建构——以都安县下坳乡加文村为例

朱普选：宗教教育和族群认同——以青海伊斯兰教为例

张德丽：客、陕文化精神探微

张和平：数学人类学研究理论框架构建

张晓春：建筑语言、人类语言与神性语言交流的族群文化认同

周渝霞：甘孜藏区十三节的传承与表述——以新龙十三节记述与文化认同田野考察为例

曾建元：臺灣客家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苗栗縣為個案分析

族群迁徙与文化离散研究的来龙去脉

刘冰清 石 甜 徐杰舜 韦小鹏

离散 (Diaspora), 既是一个历史的现象, 亦是当今存在的社会现象。公元前 3 世纪, 犹太人因为巴比伦之难而远离家园, 开始了数千年的漂泊, 在异乡生根发芽却始终对家乡念念不忘。首字母大写的离散 (Diaspora) 一词专指因为历史事件而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Cohen, 2008: 1), 虽然身在不同国家, 使用不同的语言, 但是因为宗教信仰以及对犹太文化的传承, 使得每一代犹太人心中都有一个“回到故土”的梦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犹太人遭遇前所未有的悲惨命运, 纳粹加诸于犹太人头上的大屠杀使得全世界都震惊于犹太人的命运竟如此悲剧。战后以色列建国, 流散在全球各个角落的犹太人终于有机会返回那个被上帝选中的“流着蜂蜜和牛奶”的祖国 (homeland)。

二战后, 离散这个词的词义发生变化, 逐渐从犹太人群体转移到描述各种族群团体因为政治、文化、社会等等情形而被迫离开自己国家、在其它国家或地区居住、在客居国 (host country) 采取种种方式保存族群文化、对家园故土始终心存“回去”的念想。因此, 离散这一词语渐渐地被用来分析亚美尼亚人、黑人、华人等族群/群体的社会状况。与此同时, 该词的定义也逐渐被扩大, 一些研究者使用离散来分析全球化情境下的劳工迁徙带来的文化认同。“被迫”不再是离散的充分必要条件, 一些族群/团体主动离开原居住地, 为了工作、婚姻、家庭等等原因到另外的地方居住; 一些族群成员并不会长期在所属国以外的国家/地区长期定居, 而是像候鸟一样定期来回往返。这些新出现的经济、文化现象给离散一词的定义提出了新的挑战, 甚至有学者提出, 离散一词可以用来指称妇女的全球迁徙和流动现象, 即女性离散 (women diaspora)。但是, 有学者严肃地指出, 我们对离散一词的定义和用法需要经过谨慎的探讨和思考, 因为如果这个词可以指称任何现象、任何族群, 那么它就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从 1990 年代初期, 中国的学者开始关注离散现象与华人认同。港澳的学者集中探讨海外华人与香港、澳门的本土社会的联系, 以及到香港、澳门来求职或政治避难的非洲人、尼泊尔人等等群体在当地社区的融合状况。由于 1980 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 吸引了大量的东南亚人到香港和台湾求职工作, 另外还有大量的外籍新娘嫁入台湾、香港和澳门。与之相反的现象是 70、80、90 年代不断有香港人和台湾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于是, 海外华人是否符合“离散”一词的定义, 成为学者们探讨的主题之一。汉语、风水信仰、节庆等等文化元素成为海外华人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持文化认同, 秘鲁的华人不惜血本地兴建华文学校, 教授中文以谋求传播中华文化、实现文化认同的目标。

族群迁徙是否必然意味着在迁入国的领土上被消融、被涵化? 回到离散一词最初描述的对象——犹太人这一群体上来看, 遍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亚美尼亚人、波多黎各人、爱尔兰人等等各个族群在历史上的经历同样回应了该问题。文化认同固然在族群迁徙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说决定性因素之一, 但是族群迁徙是否完全等于离散本身呢? 离散一词是否可以用来形容因为性别取向而离开原居住国的群体, 即同性恋离散 (gay/lesbian diaspora)? 是否可以用来形容因为就业等因素而全球流动的劳动力离散 (labor diaspora)?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未来的研究提供确切信息, 亦为未来的研究指出了一

个方向。

本文将从六个方面对离散研究进行回顾。首先是对离散一词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分析,厘清了该词是怎样从对某一个具体族群的描述扩大到用来讨论全球化状态下的族群迁徙现象。其次,本文整理了离散一词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古代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以及跨越数千年的流离颠簸却不忘故土的执着,以及后现代和后殖民时期的社会、文化现状。当离散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改变时,它被用来对多个族群进行诠释,本文重点关注犹太人、非裔美国人和海外华人的个案。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视野下的离散研究,是本文将要考虑的第五个方面,而离散研究对中国的观照,则是本文的最后一部分。

一、离散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离散(Diaspora),又被译为“流散”、“散居”,通常被用来描述因为政治、经济、宗教、历史等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公民身份原属于的国家,而到其他国家以难民、移民等身份居住。离散(Diaspora)一词来自希腊语 dispersion,而 dispersion 又是从 diaspeirein 变形而来,其意思为撒种(dia,表示跨越;speirein,σπεῖρω,播种,种子)、散播(scatter)。2001年出版的美国韦伯斯特词典上给出的释义是两类,第一类含义是指,“巴比伦之囚^①以后,分散在巴勒斯坦(现在的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定居点;”第二类含义则将分散居住的群体扩大到犹太人以外的其他人群,“分裂或分散开来了的一群人,迁徙或迁移;离开祖国而定居在其他地方的一群人;这群人现在所居住的地方”。

离散(Diaspora)这个词最初出现是在圣经中,描述犹太人从巴勒斯坦的家园被流放。公元前六世纪犹太人被逐出巴比伦的事件创造了离散这个词的含义,这个词在圣经故事里就有定义,圣经里面关于离散是被描述成“流放-返回”这一熟悉的模式。在 Torah 里面只有 2 次离散的发生和这个模式是吻合的:……古犹太人被警告,如果他们不再遵守神定的戒律,“上帝将会放弃他们……他们将会被离散到地球上所有领地”……他们被承诺,上帝将会把他们从离散中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重新跟随上帝(Evans, 2009)。离散这个词有宗教意义,在描述犹太人离散时,这个词在中世纪拉比著作中到处都是,描述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的悲惨生活(Brazier, and Mannur, 2003: 1)。

历史上,犹太人虽然不断遭到客居国的排挤,但二十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和纳粹组织针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使得“离散”成为众多犹太后人心中难言的创伤。早期用法明显暗示了一种返回(想象中的)故土(Safran 1991):比如说以故土为导向的计划意味着形塑一个国家的未来,通过从海外施加压力或直接鼓励回到故土。以前的概念是暗示了在定居国,这些族群成员社会层面(政治、经济、文化)而言并不是完全整合的,与主流群体之间存在和保留了一些边界(Bauböck and Faist, 2010: 13)。过去,离散意味着该族群与其他团体之间的文化独特性。离散的概念常常还和主流团体对离散群体的歧视的边界维持有关。同化可能就是离散的剧终篇,无论是基于族群意义还是宗教定义而言。

二战后,关于离散的研究不仅仅是关注犹太人,视野范围也扩大到了美籍非裔、海外华人以及因为持续战乱所流离失所的亚美尼亚人,讨论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家园故土与客居他国的族群的关系,扩大到了第二代与故国的想象,因为劳动市场的开拓而引发的迁移(Miles, 2004)等等。新的用法则涉及分离的任何类型,包括诸如中国人的贸易离散,或像土耳其人和墨西哥人的劳动迁徙离散(Cohen 1997)。诸如离散经历的一些扩大用法,比如所有“跨-国”(Appadurai 1996)的移动人群。

由此可见,离散一词无论是应用还是理解上,都经历了一个膨胀过程。1998年,在巴

① 巴比伦之囚是指公元前 597~前 538 年期间,两度被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的犹太王国,大批民众、工匠、祭司和王室成员被掳往巴比伦,这些人称为巴比伦之囚。

黎的一次会议上，期刊《离散》(*Diaspora*)的编辑 khachig Tölölyan 说，Diaspora 的撰稿人用离散这个词来描述 38 个不同的群体 (Safran, 2004: 9)。Rogers Brubaker 甚至严厉地指出，离散 (diaspora) 这个词在学术圈里本身就经历了一种离散 (diaspora) (Brubaker, 2005)。Rainer Bauböck 和 Thomas Faist (2010: 12-14) 总结了离散一词的三个特征：迁徙或分离的原因从以前的被动到现在涉及迁徙的任何类型；有一个从家园与目的地之间的地理移动，只不过以前是关注返回故土的想象，现在是对目的地的探讨；某一族群或团体在定居国/定居地的遭遇，包括社会融合、涵化等内容。在一连串研究中不变的主题之一是，为什么他们会凝聚在一起？文化认同到底怎样产生以及扮演了什么角色？虚拟社区等数码科技作为传播媒体的介入，对这种认同感又起了怎样的作用？

无论是旧用法还是新衍生的词义，离散一词都与国族主义 (Nationalism)、族群认同 (ethnic identity) 和文化认同 (cultural identity) 联系在一起。在二战后，全球经济的影响下，跨国流动远远超过以前任何一个世纪。而离散一词又与跨国主义 (trans-nationalism) 相关联，跨界移动、族群身份、公民身份、文化多元性 (cultural pluralism) 等等，地理距离与时间距离的压缩 (吉登斯, [1990]2010) 使得主权领土边界的跨越显得更加密集、持久和长期性，这一点也与历史上的离散有所不同。

二、离散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

离散原本用来指历史上犹太人 (Jews) 所遭遇的种种困境。罗马法规定，只要父母为犹太人，孩子一定是犹太人；父亲是犹太人而母亲不是，那么孩子不属于犹太人，除非或直到孩子皈依犹太教。今天，这些法则仍然适用于大多数犹太社团。纳粹依据 1215 年教皇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III) 第四次拉特兰大会 (Lateran Council) 所制定的反犹太法，制定纽伦堡法律 (Nuremberg Law) 规定，“一个人其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 中至少有一方是犹太人，即只要有 12.5% 的犹太血统，就应划为犹太人” (诺曼·所罗门, 1998: 8-9)。

犹太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根据圣经传说，犹太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由于饥荒，古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移居埃及沦为奴隶。几个世纪后，摩西率部落成员走出埃及，返回以色列故土。以色列各部落定居后，扫罗建立君主国，其继承者统一各部落，定都耶路撒冷。公元前 722 年，亚述人侵入古以色列，犹太人被迫流亡 (史称“失掉的十个部落”)。而悲惨的命运才刚刚拉开帷幕。公元前 586 年，巴比伦人征服犹太王国，捣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将大部分犹太人囚禁到巴比伦，这被称为“巴比伦之难”。公元前 539 年，波斯人征服巴比伦后，许多犹太人返回自己的故土，重建圣殿。但犹太王国后来被罗马人统治，众多犹太人放逐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 (彭滂沱, 2001: 1-16)。即使古犹太王国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来了又去，犹太人散居到世界各地，他们一直盼望能够有一天回到家乡。

犹太人流散到欧洲后一直受到歧视和迫害 (克劳斯·费舍尔, 2007)。1939 年战争爆发以前，欧洲生活着大约 1000 万犹太人，亚洲 (包括巴勒斯坦) 有 83 万，非洲有 60 万，全世界共有 1800 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600 万欧洲犹太人遭纳粹屠杀 (诺曼·所罗门, 1998: 15)。二战结束后，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部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此后不断有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定居。犹太人目前主要分布在美国、以色列、俄罗斯以及欧洲和其它地区。以色列建国后，以希伯来语为官方语言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 1999: 327)，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使用所在国家/地区的语言。根据潘光旦的研究，早在汉唐时期，就有犹太人多次多批进入中国，在多个城市居住，并随着环境变化而迁徙到其他城市 (潘光旦, 1983: 12-22)。二战期间，大批犹太人选择中国作为避难所，在上海、哈尔滨等城市暂住 (潘光、王键, 2002; 曲伟, 2004)。

由于历史原因，流落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文化习俗、生活礼仪等方面有一些差异，在

宗教信仰方面也各有不同。Jonathan Webber强调指出,“应当反对任何企图通过表面特征来弱化犹太认同的过分简单化的尝试,这将对犹太认同的研究产生误导”(诺曼·所罗门,1998:17)。Michael Meyer认为有三大因素影响了当代的犹太认同,“启蒙运动、反犹太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国家的出现”(诺曼·所罗门,1998:11),严酷的现实使得犹太人懂得团结的重要。

犹太人的团结一致和抵抗外界影响的努力,使得学界相当着迷于犹太人的认同感。从对圣经的解读(Aaron W. Hughes, 2010),到犹太人与所属国家的融合(Frankel, Zipperstein, 2004)与犹太复国主义对“故土”的孜孜不倦追求(Divine, 2009; Patt, 2009),学者们从文学、政治、国关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在追踪犹太人的认同时,文化层面的内容逐渐浮出水面,例如节日庆祝对于家庭和对于犹太会堂来说同等重要。逾越节家宴(Seder)的程序是围绕哈加达(haggada)来规定的,“哈加达”也就是“讲故事”。

家宴是一个大家参与的事件,每个人都参与阅读,讨论和歌唱。根据节日的仪式程序,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家宴开始时的“四个问题”,通常由家里最小的孩子用希伯来语唱出这四个问题,“为什么今夜与其他夜晚不同?为什么只吃无酵饼?为什么吃苦菜要蘸盐水?为什么今晚要倚着椅子背吃?”,从拉比时代起,在家宴上饮四杯葡萄酒成了习惯,代表赎罪的四个阶段,从出埃及到弥赛亚降临。有时会有第五杯,献给先知以利亚(Elijah)(诺曼·所罗门,1998:64-65)。

逾越节作为犹太人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具有整合犹太社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将犹太人的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即使身处异国他乡,也能把握住犹太文化的核心。离散固然是历史上的犹太人所不能忽略的悲剧篇章,但是催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Cohen(2008)很值得玩味地指出,从某些层面来讲,离散不一定带来的全都是悲惨故事,某些方面具有一定“好处”。

三、其他族群的离散与认同:亚美尼亚人和海外华人为例

除了一些早期的不够正式的资料以外,从1960年代到70年代的古典定义被系统性地扩大了,变得越来越常见用于形容非洲人、亚美尼亚人和爱尔兰人的分离(Cohen, 2008:1)。当学者们将离散一词用来形容二十世纪的分离现象时,这种描述激发了另外一些研究者的灵感,将16世纪以来的奴隶贸易导致非裔美国人的祖先们永远地离开了故土,而非裔美国人对国家的认同与自身认同的重叠,使得离散现象更复杂。在这之后,离散一词的定义越发被扩大了,亦有学者认为,海外华人的散居现象也符合离散一词的内涵与外延。

1. 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是南高加索的古老民族。从公元八世纪开始,亚美尼亚国家先后遭受过阿拉伯、拜占庭、鞑靼人的侵入。公元16世纪到18世纪又被土耳其和波斯瓜分。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是中东的一个独特社会群体:他们绝大多数信仰格列高利教,属于基督教一性论派;一部分人信仰东仪天主教派;少数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1915年,土耳其对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残酷的灭绝性屠杀。大屠杀的部分幸存者逃到国外(王三义,2004)。1920年11月29日亚美尼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宣布成为一个苏维埃国家,并于1922年12月加入苏联。1936年成立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亚美尼亚在1991年9月23日从苏联独立而出,再度恢复了独立国家的身份。并且在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包丽丽,2010)。

历史上的亚美尼亚人是由多个民族融合组成的,而海外的亚美尼亚人更是将认同感敞开,“任何想成为亚美尼亚人的人,都可以是亚美尼亚人”(Bakalian, 1993:29)。这种情形,

似乎更符合 Safran 所提出的、与犹太人离散相近的、“理想类型的离散”(Safran, 1991)。

- 亚美尼亚人的离散经历了一个从国族主义向离散跨国主义的转变,都是因为它们自身的需要以及更多体制的、精英的和物质资源促使离散的概念的不同理解(Tölölyan, 2001)。亚美尼亚后裔对家园故土的思念其实有三层意思:古代的亚美尼亚、具体的亚美尼亚作为一个国家和自己出生的村落(Susan P. Pattie, 1999)。这三个层面的认知度不相同,想象程度也不尽相同,文化认同感也不一样。

目前,亚美尼亚人散居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美国、伊朗、法国、黎巴嫩、土耳其、叙利亚(Kasim, 2003),并且已经是数代移民了。Boyadjian(2009)检视了族群认同与心理上对于福利的感受,尤其是在黎巴嫩的第四代亚美尼亚中学生之间,他们是怎样感知亚美尼亚认同。Susan P. Pattie(1999)通过对欧洲和美国的亚美尼亚后裔进行多个田野点的民族志调查,认为Cohen(2008)太急于把亚美尼亚人作为“受害者离散”类型的例子了。亚美尼亚群体的基石从血缘继嗣和婚姻作为维持手段已经转变到其他方面,过去曾经为族群成员提供基本信仰的教堂,如今更多地成为了离散和家园故土的一个象征物。同化现象一直是亚美尼亚人,尤其是美籍亚美尼亚人挥之不去的影子。一方面,他们为失去家乡而悲痛,为身为亚美尼亚人后裔而骄傲;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获得承认,他们不得不学习异族的语言、社会习俗和文化(Bakalian, 1993: 3)。实际上,以美国为例,亚美尼亚后裔已经几乎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了,虽然他们也创办了自己的媒体、教堂、学校等等,但是他们不再使用亚美尼亚语,参与宗教活动的人数大量减少,甚至连饮食都更像美国本土风味而不是来自高加索的味道。

吊诡的是,恰恰是越融入美国社会,他们作为亚美尼亚后裔的感觉更强烈,甚至对亚美尼亚文化更重视,即使身为移民后代的他们已经对亚美尼亚文化所知甚少。如同Gans(1979)所指出的“象征族群性”(symbolic ethnicity),象征性的亚美尼亚人形象是自愿的、理性的、随遇而安,为自己的族群起源而自豪,情感上的保留,很少有行为上的要求。这种代际变化是从“成为亚美尼亚人”转变到“感受亚美尼亚人”(Bakalian, 1993: 26)。居住在英国的亚美尼亚后裔,同样也通过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过程来维持和形塑他们的亚美尼亚文化认同(Aghanian, 2007)。

2. 海外华人

在扩大到对其他族群的离散经历的研究时,研究的主题也转向了。从以前比较注重分析历史上的离散现象转向与客居国的政治、经济、性别研究等等主题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在扩大离散一词的含义时,以前仅仅是分析离散这个词适不适合用来描述其他的族群,其他族群的经历是否吻合离散一词的含义。而现在的研究,则把离散现象与当今的社会现实对接,分析离散群体融入当地社会时的种种际遇。Robbie B. H. Goh 和 Shawn Wong 检视了亚洲人离散的两个主要方面,东亚和南亚;他们在客居国的问题,犯罪、住房、就业、种族歧视以及其他问题,并将其与全球化和公民身份联系起来。

中国人大量移居海外是在 18 世纪到 20 世纪中叶,其中有三个时期是移民高潮期:19 世纪二三十年代、1949-1978 年以及 1980 年代以后。根据历史记载,1825 年,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出现了第一位中国人;1881 年有 7 名中国人;1888 年增至 30 名;1902 年,这一数字猛涨到 700 人,2 年以后达到 800 人,1921 年为 1608 人,十年增加了近千人,1951 年有 1272 人,十年以后这个数字达到 3998 人,1971 年有 10655 人(Kwok B. Chan, 1991: 28)。再看来自亚洲的数据,1921 年,马来西亚华人人数为 856,000,占总人数百分比为 29.4%,1931 年为 1285,000,占 33.9%,1947 年为 1885,000,占 38.4%,1957 年为 2334,000,占 37.2%,这个逐步增加的情形,又伴随着人口性别以及移进移出的现象(李亦园, 1970: 12)。

海外华人包括了海外寓居华人和海外本土华人。陈志明(2010)认为,严格来讲,那些已经入籍、定居下来的华人不应该被认为是离散(Diaspora)。对于中国人而言,跨越国界

迁徙的动力只能是经济因素 (Chan, 1991: 27)。对早期华人移民的研究表明,最初华人到海外务工是暂时性的,他们并没有长期在当地定居的打算,亦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构想,而是挣足够的钱带回家 (Chan, 1991: 34; 施坚雅, 2010)。早期到马来西亚的华人是以从事采胶采矿等下苦力的活儿为主,而那时候的华人并不以身为“马来西亚人”为荣,也没有在马来西亚长期扎根的打算。即使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都还持有自己不是马来西亚人的想法 (李亦园, 1970: 16)。二战后,国族认同和文化认同逐渐兴起,而海外华人的认同感正好诠释了这二者的区别。陈志明 (1999) 指出,华裔族群自己认同了自己的国籍,“所以就有必要来区分文化认同与国籍认同和对国家的忠诚”。根据李亦园 (1970) 的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对于自己的国籍和自己所属于的族群性,有很清晰的认知,而且这两个身份并不是说各自割裂的,他们认同他们的国家,也认同他们的族群性。陈志明 (1999) 认为,“华裔族群密切与各自的故乡认同相关,他们的认同是由他们在各自的国家社会中的生活经历而形成的”。

海外华人的祖先如此积极主动地到海外谋生,并且以一带十的方式将家族宗亲都带到海外。有学者争论,到底华人的这种迁徙模式是否可以用离散一词来表述? 进而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劳动力的流动算不算离散? 此前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离散后的海外华人是怎样相互认同的,即在遥远的异乡,他们是怎样建构出文化元素进而对其进行一种“符号性消费”呢? 在马来西亚,以乡籍为标签的会馆里供奉了菩萨、张圣君和义安尊王 (李亦园, 1970, 93)。在美国的华人往往会采取加入基督教教派的方式,一方面是获得心灵的宁静,另一方面是将信仰与融入美国结合起来,国族认同和“中华认同”是明显分开的 (杨凤岗, 2008)。

四、21 世纪全球化视野下的离散

二十一世纪才走过十年,而离散人群遍布全球,非洲人、加勒比人、日本人、南亚人,菲律宾人等等 (Brazier and Mannur, 2003: 8)。1991 年, Safran 创办了名为《离散》(Diaspora) 的期刊,从理论、文化和历史角度对离散现象进行考量。在越来越扩大定义的环境中,很多例子和情况现在被遮蔽在离散的伞下了,我们需要从犹太人的研究传统到对这种无可避免的,在应用的时候出现的稀释、变化和扩展的情况感到敏感而做出一些基本的推论 (Cohen, 2008: 5)。英国利兹大学一个为期 5 年的项目“离散、迁徙和认同”关注这些问题,没有迁徙,可能存在离散不? 比如同性恋离散,反资本家或反恐网络可以成为离散吗? (Cohen, 2008: 9) 不能因为有人说自己是离散,就真的是了。社会结构、历史经历、之前的概念理解,其它社会行动者的看法都会影响到给某个特定群体贴上离散的标签的合法性。而《离散》创办者 Safran 认为,离散指的是,当一个“被逐出国外的少数群体的社区”的成员共同拥有以下特征:

他们或他们的祖先,被离了一个原来的中心,到了 2 个或更多个陌生的地域;
有集体记忆,关于起源的家园的幻想或传说,包括地理位置,历史和辉煌成就;
相信他们不是-或者永远不会被客居国完全接受,所以保持部分地游离;
故土是理想中的;被认为是当条件满足时,他们或子孙应该返回;
相信离散的所有族群成员专心于家园故土的维持,以及它的安全和兴旺;
各种方式与家园保持联系,种族共同意识和团结一致是一个重要的方式来定义这种关系的存在。(Cohen, 2008: 6)

全球化的背景,给离散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经济意味着移动性的加大,企业的扩

张，促使地球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加强。在这个背景下，跨国迁徙的新形势是鼓励了受限制的探亲、周期性停留、侨居等等，这些都与传统的永久定居形式相反，也并不考虑获得客居国的公民身份（Cohen, 2008: 144）。即使在客居国里，已经拥有了公民身份的情况下，离散族群怎样融入到当地社会的日常经营与政治角力中，亦成为下一步微观观察的重点。以美籍海地人为例子，美籍海地人参加麻省、新汉姆敦、伊利诺斯和佛罗里达州的州议会选举，促使他们在选举中获胜的因素，以及在其中所呈现的与离散有关的政治。世界主义的离散政治家的类型，解释了他们怎样干涉客居地和故土的政治，进一步解释了跨国性（transnationality）对某些运作产生影响，但又不影响其他的。众议员 Marie St. Fleur 的胜出，是因为她的选民中超过 50% 是非裔美国人，剩下的选民是由许多小团体组成的，包括高加索人、拉丁裔和一些美籍海地人。她之所以能获选，因为获得了非裔美国人社区的支持（27-28）。诸如此类的例子，都为以后的离散研究打开了新的天地，即离散族群与当地社区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与其他国家的同一族群成员是否有共同的责任感；有没有强烈的、持续的族群意识和对家园的集体记忆；在友善的客居国里是否生活得更好（Cohen, 2008: 165-167）。Sheffer（2009: xxviii）提出未来研究的六个可能性方向：

未来的研究中，第一个可能的领域是重新审视离散不同类型的基本特征，跨国和跨领土（Miles and Sheffer 1998）；无领土和与领土相关；历史的、现代的和刚开始出现的；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对冲反应，也就是离散一方面从规模和数量上都在增加，另一方面同化和融合也在增加。什么移民会形成新的离散或加入现存的离散队伍中。第四个研究领域应该处理那些仍然存在的理论性主题。第五个研究应该包括未来对适应性的一些本质上的缘由进行分析，离散族群居住在客居国时为了他们持续的存在所采取的主要策略。第六个，关于离散的适应性和策略的改变，之前这个是被忽略的。最后一个仍然是离散-故土的关系（Gabriel (Gabi) Sheffer, 2009: xxix）。

二十一世纪又是互联网的时代，数码技术和互联网在资讯方面扮演的角色，是之前任何时代都无法媲美的。Arjun Appadurai 认为，全球文化经济下的分离和差异，创造出五个层面的地景——即族群的、媒体的、技术的、金融的和理念的，而这五个地景之间是互相关联的。Ignacio（2005）透过对网络聊天室以及论坛上的各种言论进行分析和对比，记录了美籍菲律宾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认同，在两种文化的夹击中左右为难。这些年轻人在网络上发帖寻求理解和帮助，他们不认为他们是纯粹的菲律宾人，亦不是纯粹的美国人，他们在网络上构建了一种基于离散本身的认同感。

从离散（Diaspora）本来所指的对象衍生开来的离散研究，传统定义的内涵与外延与新增加的内容之间并不是总不兼容的，而是有一种张力相关联的。由于一些政治因素，跨界移动的各种类型似乎被抹杀了独特性，而迁徙又显得更随机，但回归的频率又更加频繁，固定时间段的往返于各个国家之间。这些新的趋势亦对离散研究本身提出了新的问题，到底移民身份是属于原居住国还是客居国？对离散研究的近期讨论表明，文化创新程度影响了离散族群在客居国的生活际遇。换句话说，离散族群在客居国里以怎样的方式完成其文化特殊性的表达，是当前亦是将来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Bauböck and Faist, 2010, 12-14）。

六、中国的离散研究

与国外的研究者相比，中国的离散研究还处于后来者的角度。港台的学者们较早涉入离散现象以及离散族群的讨论，尤其把离散现象与全球化下的劳工流动相联系起来。大陆对于离散族群，其实早有关注，例如犹太人在中国的定居与融合问题（潘光旦，1983），海外华

人与“家乡和祖国”的互动（奈仓京子，2010），海外客家人对中华文化和客家文化的认同（曾少聪，2004）等等。但是，大陆的离散研究分为两个层面，关注实际上属于“离散族群”的研究者们较少从离散这个角度去思考，更多地是从族群认同本身去考虑种种定义和诠释。而探讨“离散”比较多的则是从文学作品出发，关注印度离散现象、海外华人离散现象等等，他们对文本的分析和把握，亦是对“离散”这一词语在当下是否适用的问题进行了追问。

1. 港澳

海外华人与港澳甚至广东和福建作为家园故土的想象和互动，是港澳学者们着手研究离散与文化认同的切入点之一（Tan, Storey and Zimmerman, 2007）。无论历史上这些华人是因为劳工、旅行（Ho and Kuehn, 2009）还是政治迫害原因离开家乡，他们跨文化的经历、文化冲突、权利不平等、语言差异等等某些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对祖国的想象。Wong Siu-lun（2004）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离散现象，具有一些共通的特性。Khun Eng、Kuah-Pearce 和 Evelyn Hu-Dehart（2006）认为中国的志愿组织和机构在华人离散中扮演了显著角色，他们帮助华人在外定居。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的陈国贲教授（1991）通过对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唐人街的华人的访谈和华人之间的口传历史揭示了早期华人在抵达蒙特利尔后所遭受的一系列制度性的、集中的种族歧视。借用一句俗语“哪里有烟火，哪里就有中国人”，迁徙到加拿大的华人们费了众多心血尝试融入当地社会，做洗衣工和厨师是唯一的工作，但是他们依然在异乡的土地上为了生存而奋斗。他们从未忘记他们的祖先，过年过节的时候给祖先们烧纸上的香，将祖先的故事代代相传（陈国贲，1991：2）。海外华人即使在异国他乡扎根了，亦不忘“祖国家乡”的家族宗亲。广东一个村落在 20 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后期发生怎样的社会变化，海外华人回到家乡投资，连当地修庙宇花了 10 万，大部分资金也是来自海外华人（Göran Aijmer 和 Virgil K. Y. Ho，2000：222）。海外华人的生活亦在银幕上有所展示，而这种展示又反过来形塑了海外华人对自身的看法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Marchetti, Feng, and See-Kam, 2009）。

香港和澳门作为国际大都市，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开始容纳其他国家来的居民。无论这些人是由于经济因素还是政治因素，他们把香港和澳门当作一个暂时居住的热点（hub），停留一段时间再到第三国，或者回到原居住国/地。也有一些人取得合法居民身份后融入到香港和澳门的本土社会。香港作为印支的第一庇护港，在 1975—2000 年间先后接收了 23 万越南难民和船民（李蓓蓓、陈肖英，2003）。除了被遣返和安置到第三国之外，许多难民依然滞留香港，直到 2000 年特区政府允许他们申领香港居民身份证。另外，香港还有大量因为跨国劳工就业而停留在香港的菲律宾人（Nicole Constable, 2007：181-191）和尼泊尔人（Frost, 2006：110-124）。如果按照后现代所强调的离散之跨国特征，则这些迁徙也应该属于劳工离散的范畴。与海外华人最初在加拿大、美国、英国的地位相似，菲律宾和尼泊尔人在香港从事各种第三服务行业，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参与到当地社会的各种抗议运动之中。他们亦在香港社会中运用自己文化的元素构建一种自我的认同与肯定，同时通过各种 NGO 以及私人之间保持联系，以获得一种认同感（Nicole Constable, 2007：166）。

2. 台湾

台湾的研究者同样从“客居国（host countries）-祖国（homeland）”的分类来探讨离散对台湾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吕绍贤（2010）在其硕士论文中关注台湾外籍配偶及其子女认同问题，分析这一群体在台湾和原居住地/国家之间是如何形成认同感。通过与来自东南亚的研究对象的深度访谈，“文化认同”的力量呼之欲出：家庭、社区、学校的互动情形与对台湾的认同成正比，参与乡土文化活动越好，对台湾的认同度越高；与母国的文化互动越多，越容易形成混合型的乡土认同。林汉岳（2008）分析东南亚籍男性婚姻移民在台湾的适应情况，包括移民自己是怎样发展出一套多元文化的应对方式，同时台湾社会民众的态度亦会影响到他们对环境的整体适应性。林丽雯（2004）也观察了台北县大陆女性配偶在台湾的生活

情况，她认为“对于与外籍东南亚配偶在身份取得政策上的差异，会使大陆配偶凸显离散（diaspora）的意识，增加自我身份与台湾意识的认同”。

台湾的研究者亦关注海外华人的集体意识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李亦园，1970）。白伟权（2010）探讨在有复杂帮派结构的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社会里，不同背景的移民如何逐渐脱离了地缘和血缘关系，整合成了以地域为区分的地方社会结构。周康岱（2009）关注两个在美国创立的华人民族乐团，探讨二战后，美籍华裔如果通过跨国网络而形成表演习性和音乐性的现象，以及华人民族乐团的跨国活动怎样构成了在美国社会背景下的华人文化传承。事实上，这两个乐团与原居住地的乐团之间是有很多差异的，但是这些差异并不影响他们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中实现“中华性”的意义。

自1980年代初期，台湾有大量移民移向澳大利亚、加拿大，但是这些移民的子女却出现“回流台湾”的现象，希望“回台”就业。因此廖佩君（2004）、林淑惠（2007）和钟佳君（2008）关注这一现象，探讨这些年轻的移民们在澳大利亚与台湾之间迁徙的缘由以及迁徙带来的种种影响，尤其是他们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廖佩君发现，年轻的“回流移民”在两地之间不断移动的过程使得他们的文化认同呈现“混合式的风格”。

文学角度是台湾学者观察离散之于社会和历史的意义何在。周倩凤（2008）检视了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留学生小说，分析小说中对“文化中国以及故乡的无限怀念”，在留学生小说中，可以发现留学生是“文化概念上的认同方式”。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也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从文本中寻找海外华人女性自我认同的线索（朱雯娟，2000）。秘鲁是拉丁美洲华人最多的国家，林佳莹（2009）通过分析秘鲁华语文教育的兴起和历史背景，剖析秘鲁的华人怎样在拉丁美洲实现对“中华文化”的想象以及对文化的认同感。除了看“自己的文化”，台湾的学者们也审视了其他文化中文学作品是怎眼与离散现象和认同感的构建相联系。吕静雯（1998）分析了尼日尼亚作家齐诺瓦·阿切比的作品《崩溃》等所产生的在后离散时代的重塑非洲文化认同的作用。《崩溃》成书于1959年，被认为是第一部非洲本土黑人用英语写作而引起世界范围关注的小说。在这本反映殖民遭遇下非洲文化的小说中，阿切比直指殖民者给非洲大陆上的人民带来的罪恶与悲惨命运，造成了非洲人民流离失所的现状，作者所属的伊博族在比夫拉战争之后向世界各地流亡，在异乡生根，被称为“黑非洲犹太人”。

奈波尔是另外一个热门的文学研究对象（孙英哲，2001；李怡娇，2007）。刘于雁（2002）探讨了奈波尔的后殖民小说与作者离散经历的关联。作家奈波尔来自多种族的加勒比海，是英籍印裔，周游过世界五大洲，并将个人经历置放在作品的殖民变动、文化场景离析等问题之中，构成了家园故土与文化认同的吊诡描述。身分认同远不是加入哪个国家、获得什么国籍这样简单的事情，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错、协商、遭遇和冲突，在奈波尔笔下被并置在相同的移动式“后殖民历史书写”中，而不变的核心始终是迁徙与认同。

3. 大陆

大陆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离散现象所涉及的族群，诸如犹太人在中国的定居情况（潘光旦，1983）、海外华人的生活状况与文化认同（吴洪芹，1996）等等，只是并没有过多使用和讨论离散一词对于中国社会的关照。从中国作为海外华人的“祖国”而言，蔡苏龙（2006）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族群离散及全球化与华人离散社群的关系问题。陈历明（1995）分析了潮剧怎样在华人社区里被传播和消费，其背后所隐藏的也正是华人离散社群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亦期望借助戏剧的手段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再构。中国作为客居国，自70年代起就为印支难民提供生存所需物品（曾国华、陈寿德、张民保，1988）。虽然缺少对离散一词的内涵与外延的讨论，章戈浩（2010）研究了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怎样与族群互动发生影响的进而对整个族群认同的情感基础都有激发。除此之外，从文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其进行剖析，也是值得考虑的内容（黄晖，2010）。

正如在最前面引言部分所说,大陆对于离散族群的研究相对比较少,但是针对苗族(石茂明,2004)、蒙古族等这些边境民族,已经在生活中跨越边界很频繁,离散族群概念的定义以及其衍生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由来,以及这些认同在日常生活中的表征是什么,怎样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中华文化的认同。

参考文献

-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
- 【2】白伟权,《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 【3】包丽丽,《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系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 【4】蔡苏龙,《全球化进程中的华人离散社群问题探讨》,《东南亚研究》,2006,(05)。
- 【5】陈志明,《从海外华人研究谈迁移、本土化与交流》,来源:《复旦》第839期,2010-06-08, <http://news.fudan.edu.cn/2010/0608/24838.html>
- 【6】陈志明,《华裔族群:语言、国籍与认同》,冯光火译、袁同凯校,《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21卷第4期
- 【7】陈历明,《海外华人与潮剧》,《东南亚研究》,1995年05期
- 【8】黄晖,《流散叙事与身份追寻:奈保尔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 【9】李蓓蓓、陈肖英,《香港的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44-48页
- 【10】李亦园,《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年
- 【11】吕绍贤,《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对外籍配偶及其子女乡土认同之关系研究:以桃园县芦竹乡某国小为例》,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历史与地理学系硕士班硕士学位论文,2010。
- 【12】林汉岳,《国际迁移的另一种视野:东南亚籍男性婚姻移民来台湾之生活适应》,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工作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 【13】林丽雯,《都会区域中流动迁移者的移民地认同意识——以台北县市大陆女性配偶为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 【14】廖佩君,《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在臺、澳社會間的適應與自我認同》,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班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 【15】林淑惠,《台湾移民在台加社会间的移动与适应》,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社会科教育学系硕士班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 【16】林佳莹,《秘鲁华人移民与华文学校之研究(1849-2010)》,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文语文教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 【17】刘于雁,《漂泊中的清明:奈波爾小說中對後殖民身份認同的再定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英語學系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 【18】李怡娇,《奈波爾<模拟人>与<抵达之谜>中家及离散认同之探讨》,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英语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 【19】诺曼·所罗门,《当代学术入门:犹太教》,赵晓燕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20】奈仓京子,《“故乡”与“他乡”——广东归侨的多元社区文化适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 【21】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 【21】施坚雅 《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许华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年
- 【22】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 【23】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 【24】潘光、王键，《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 【25】彭滂沱，《天择：犹太人的故事》，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 年
- 【26】曲伟，《哈尔滨犹太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 【27】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民族出版社，2004 年
- 【28】孙英哲，《迁移隐喻：V. S.奈波爾的小說與離散詩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博士学位论文，2001 年
- 【28】王三义，《亚美尼亚人问题的起源和演变》，《世界民族》2004 年第 6 期 34-41 页
- 【30】吴洪芹，《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观念辨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01)。
- 【31】杨凤岗，《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默言译，民族出版社，2008 年
- 【32】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 【33】曾国华、陈寿德、张民保，《印支难民安置工作的回顾与思考》，《八桂侨史》，1988 年 01 期
- 【34】周康岱，《論華人音樂之跨國主義：兩個美國華裔民族管弦樂團之比較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
- 【35】周倩凤，《七〇年代台灣留學生小說的國 / 家認同—以外省籍留美青年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
- 【36】章戈浩，《数字时代离散族群的沟通方式》，《新闻前哨》，2010 年 11 期
- 【37】钟佳君，《加拿大台湾回流年轻移民在适应与认同之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社会科教育学系硕士班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
- 【38】朱雯娟，《含蕴、悲苦与满盈：论谭恩美的《喜福会》与《灶君娘娘》中华裔女子的蜕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英语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0 年
- 【39】Anny P. Bakalian, 1993. Armenian-Americans: from being to feeling Armenia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40】Aghanian, Denise. 2007. The Armenian diaspora: cohesion and fracture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41】Avinoam J. Patt. 2009. Finding home and homeland: Jewish youth and Zionis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42】Bauböck Rainer and Thomas Faist. 2010. Diaspora and Transnationalism: Concepts, Theories and Method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43】Boyadjian, Maral Dikran. 2009. The Armenian Diaspora: Ethnici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VDM Verlag.
- 【44】Brazier, Jana Evans and Anita Mannur . 2003. Nation,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Points of Contention in Diaspora Studies, in Theorizing diaspora: a reader. Wiley-Blackwell
- 【45】Brubaker. Rogers., 2005. The ' diaspora' diaspor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28 No.1 January , pp1-19
- 【46】CHAN KWOK BUN., 1991. Smoke and fire: the Chinese in Montreal,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47】Cohen, Robin . 2008.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48】Constable Nicole.2007. 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 stories of migrant worker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49】Evans,Carl D. 2009.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in Biblical Literature. In Encyclopedia of the Jewish diaspora : origins, experiences, and culture. Edited by M. Avrum Ehrlich, ABC-CLIO, LLC

【50】Gabriel (Gabi) Sheffer. 2009. The Need and Usefulness of Diaspora Studies, Encyclopedia of the Jewish diaspora : origins, experiences, and culture, M. Avrum Ehrlich, editor. ABC-CLIO, LLC

【51】Göran Aijmer and Virgil K. Y. Ho. 2000. Cantonese Society in a Time of 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52】Gina Marchetti, Peter X. Feng, See-Kam. 2009. Chinese Connection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Film, Identity, and Diaspor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53】Khun Eng Kuah-Pearce and Evelyn Hu-Dehart. 2006.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ughes. Aaron W. 2010. The invention of Jewish identity: Bible, philosophy, and the art of transl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54】Ho, Elaine Yee Lin and Kuehn, Julia.,2009. China Abroad: Travels, Subjects, Spac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55】Ignacio. Emily Noelle., 2005. Building Diaspora: Filipino Cultural Community 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56】Khachig Tölölyan ,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Armenian Transnation, in Diaspora (Vol 9, No.1)

【57】Kasım, Kamer. 2003. The Armenian Diaspora: in France,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nd Australia. Turkish Armenian Relations National Committee/Institute for Armenian Research

【58】Frankel, Jonathan and Steven J. Zipperstein. 2004. Assimilation and community: the Jews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9】Frost Stephen. 2006. Building Hong Kong: Nepalese Labour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work in Asia* Edited by Kevin Hewison,Ken Young, Routledge

【60】Merriam-Webster collegiate dictionary, by Merriam-Webster, Incorporated, 2001, P320

【61】Miles, Ann. 2004. From Cuenca to Queens: an anthropological story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Univ of Texas Press

【62】Robinson. Donna 2009. Exiled in the homeland: Zionism and the return to mandate Palestine. Divin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9

【63】Pattie, S. P. 1999. Longing and Belonging: Issues of Homeland in Armenian Diaspora. PoLAR: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 22: 80–92. doi: 10.1525/pol.1999.22.2.80

【64】Robbie B. H. Goh and Shawn Wong. 2004. Asian Diasporas: Cultures,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65】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 2003. Nation,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Points of Contention in Diaspora Studies, in *Theorizing diaspora: a reader*. Edited by Jana Evans Braziel,Anita Mannur.

【66】Laguerre, Michel S. Diaspora, 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Palgrave Macmillan